



安全理事会

Distr.: General  
1 June 2021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2021年5月20日安全理事会第1988(2011)号决议所设委员会主席给  
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谨随函转递第1526(2004)号决议所设分析支助和制裁监测组根据第2557(2020)号决议附件(a)段提交安全理事会第1988(2011)号决议所设委员会的第十二次报告。

请提请安全理事会注意本信及报告并将其作为安理会文件分发为荷。

安全理事会第1988(2011)号决议  
所设委员会  
主席  
T. S.蒂鲁穆尔蒂(签名)



## 2021年4月28日分析支助和制裁监察组给安全理事会第1988(2011)号决议所设委员会主席的信

谨提及第2557(2020)号决议附件(a)段。在该段中，安全理事会请监测组“以书面形式向委员会提交全面、独立的年度报告，说明会员国执行本决议第1段所述措施的情况，包括就如何更好地执行这些措施和可能采取的新措施提出具体建议”。

因此，谨根据上述第2557(2020)号决议的规定转递监察组的第十二次全面报告。监测组指出，报告原文为英文。

分析支助和制裁监测组

协调员

埃德蒙·费顿-布朗(签名)

## 分析支助和制裁监测组根据关于塔利班及其他对阿富汗和平、稳定与安全构成威胁的有关人员和实体的第 2557(2020)号决议提交的第十二次报告

### 摘要

2020 年 5 月至 2021 年 4 月期间的主要事态发展是，2020 年 2 月《多哈协定》签署以来，阿富汗和平进程继续演变，美利坚合众国和盟军表示将在 2021 年 9 月完成从阿富汗撤军。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国际社会，包括一系列会员国，加大了对促进阿富汗和平的参与力度。

这一事态在 2021 年余下的时间里如何发展难以预测。塔利班继续发出不妥协信息，没有迹象表明塔利班将减少暴力，促进与阿富汗政府和其他阿富汗利益攸关方的和平谈判。塔利班的意图似乎是继续加强其军事地位这一砝码，认为可以通过谈判或在必要时通过武力实现几乎所有目标。据报，塔利班对绝大多数定点击杀负有责任；定点击杀已经成为阿富汗暴力的一个特点，目的似乎是削弱政府力量，恐吓民间社会。

阿富汗的毒品问题，即罂粟毒品和甲基苯丙胺的生产和贩运，在阿富汗和平进程中仍未得到解决。毒品继续成为塔利班的最大收入来源，它破坏阿富汗稳定，造成腐败，并大大增加了广大国际社会缉毒工作的挑战性。

基地组织(QDe.004)多数领导人同基地组织印度次大陆分支一起，分布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边境地区。阿富汗各地有大批基地组织作战人员和与塔利班结盟的其他外国极端分子。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基地组织的一些高级人物被击毙，人员继续减少，他们基本上与塔利班同伙同处一地。哈卡尼网络(TAe.012)是塔利班与基地组织打交道的主要组成部分。两个团体意识形态相同，并通过共同斗争和通婚建立并保持着密切关系。塔利班开始加强对基地组织的控制，收集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的信息，对他们进行登记，加以限制。但是，塔利班没有作出任何使其无法轻易和迅速逆转的让步，因此，目前无法有把握地评估塔利班是否会履行承诺，遏制阿富汗基地组织未来可能构成的任何国际威胁。基地组织和志趣相投的武装分子继续欢呼阿富汗的事态发展，认为这是塔利班事业的胜利，因此也是全球激进主义的胜利。

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霍拉桑(伊黎伊斯兰国-霍拉桑)(QDe.161)在 2018 年夏季在朱兹詹省接连遭遇军事失败之前，就已经走过了鼎盛时期，陷入低谷。但是，2020 年 6 月以来，野心勃勃的 Shahab al-Muhajir(未列名)接替该组织领导，继续开展行动，构成很大危险。该团体将自身定位成阿富汗唯一的纯粹拒绝主义团体，招募心怀不满的塔利班和其他武装分子，借机扩大队伍并保持队伍稳定。会员国对伊黎伊斯兰国-霍拉桑和 Muhajir 与哈卡尼网络的联系程度各有不同评估。与此同时，Al-Sadiq 办公室与伊黎伊斯兰国-霍拉桑在阿富汗同处一地，代表伊黎伊斯兰国核心机构在中亚和南亚推进区域议程。

## 目录

	页次
一. 概述与最近大事 .....	5
二. 塔利班现状 .....	7
A. 塔利班领导 .....	7
B. 2020 年作战季和 2021 年预期 .....	8
C. 塔利班和基地组织 .....	11
D. 塔利班的财政情况以及与犯罪活动的联系 .....	12
三. 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在阿富汗的情况 .....	14
四. 阿富汗境内的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 .....	16
五. 制裁执行情况 .....	19
A. 旅行禁令 .....	19
B. 资产冻结 .....	19
C. 武器禁运 .....	19
六. 监测组的工作 .....	20
A. 证据基础 .....	20
B. 与会员国、区域组织、其他联合国机构和非官方对话者的合作 .....	20
C. 促进公开辩论 .....	20

## 一. 概述与最近大事

1. 和以往一样,阿富汗安全局势始终紧张且具挑战性,目前和平进程前途未卜,安全部队遭遇塔利班的顽强抵抗。阿富汗继续存在由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组成的武装团体,据评估,这些团体分别与塔利班、基地组织和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伊黎伊斯兰国)结盟。<sup>1</sup> 在阿富汗部分地区,敌对行动持续不断,提供应对2019 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所需人道主义援助受到阻碍,脆弱的卫生保健系统难以维系。

2. 本报告所述期间(2020 年 5 月至 2021 年 4 月)前期,各方对实现停火促成阿富汗内部谈判的前景保持乐观。塔利班 2020 年打破传统做法,没有宣布春季攻势,因此各方预计塔利班试图减少暴力,至少达成临时停火。塔利班没有袭击国际部队,但在 2020 年 4 月至 5 月期间,针对阿富汗部队的行动节奏明显加快。塔利班发表声明为袭击进行辩解,称政府应该根据《多哈协定》的规定释放 5 000 名塔利班囚犯。

3. 2020 年 5 月 23 日,塔利班宣布开斋节停火三天。塔利班领导人 Haibatullah Akhundzada's(未列名)在一年一度的开斋节讲话中强调,阿富汗冲突各方应遵守外交承诺,但没有提及塔利班的军事目标。2019 年开斋节讲话首次偏离了以往均谈及军事目标的做法,相反,对国际部队撤出后塔利班以后的行动作出了保证。

4. 在 2020 年停火期间,政府拒绝塔利班作战人员进入政府控制地区,担心作战人员和政府部队之间再次出现 2018 年短暂停火期间洋溢兄弟情义的局面。鉴于暴力有增无减,在民众抗议和美国日益增加的压力之下,塔利班宣布停火,这一举措几乎没有任何风险,并使塔利班得以展示其对和平的表面承诺。

5. 塔利班领导人担心失去军事势头,因此拒绝了政府的延长停火提议。但与此同时,塔利班减少了暴力,以换取政府加快囚犯释放速度。在维持了一段不长的相对平静期后,6 月 22 日,战事再度爆发,阿富汗部队称这是“19 年来伤亡最为惨重的一周”。<sup>2</sup>

6. 2020 年 7 月 29 日, Akhundzada 发表宰牲节讲话,对阿富汗内部谈判给予有条件的支持,即谈判应符合塔利班关于撤出外国军队和建立“纯伊斯兰政府”的主要目标。讲话重申了两天前阿卜杜勒·加尼·巴拉达尔·阿卜杜勒·艾哈迈德·图尔克毛拉(TAi.024)对伊朗媒体发表的谈话,即根据商定时间表撤出外国军队是一项绝对要求,这一要求如不满足,将要“作出必要决定”。<sup>3</sup>

7. 2021 年 8 月,阿富汗政府释放了 5 000 多名塔利班囚犯,其中 400 人需要加尼总统召开特别支尔格大会作出决定。由于囚犯罪行严重,加尼总统此前表示不愿释放。阿富汗官员称,在释放的 5 494 名塔利班囚犯中,有 720 人已重返战场。

<sup>1</sup> 作为伊拉克基地组织列名(QDe.115)。

<sup>2</sup> 美国之音,“阿富汗安全部队遭遇 19 年来伤亡最为惨重的一周”,2020 年 6 月 22 日。

<sup>3</sup> Tolo News,“如果美国推迟撤军,塔利班将‘作出必要决定’”,2020 年 7 月 27 日。

据报，24 人目前担任影子省长，54 人担任被称为红色部队的塔利班特种部队等军事部门负责人。有 5 人被再次抓获，13 人被击毙。

8. 塔利班和阿富汗伊斯兰共和国代表团在多哈举行的第一轮阿富汗内部谈判于 2020 年 9 月 12 日开始，双方随后举行了几次会议，寻求就谈判进程的行为守则达成一致。会谈在中断后于 2021 年 1 月 5 日恢复进行。

9. 2 月下旬，塔利班发表声明强调完全遵守协议，并指责美国不遵守协议。2021 年 2 月 28 日，在纪念《多哈协定》一周年的声明中，塔利班要求出席签字仪式的卡塔尔、联合国、其他国家和国际观察员共同承担执行协定的责任。声明没有详细说明今后的前进方向。

10. 针对华盛顿宣布对《多哈协定》进行政策审查和重新评估，塔利班几次发表声明，呼吁美国遵守撤军最后期限，并威胁如不遵守期限就将采取军事行动。2021 年 2 月，塔利班第一副手西拉杰丁·杰拉卢丁·哈卡尼(TAi.144)表示，如美方不遵守协定条款，塔利班将发动前所未有的攻势。

11. 4 月 11 日，塔利班再次表示，任何违反 5 月 1 日最后期限的行为都将自动导致恢复军事袭击。塔利班认为延长最后期限毫无益处，并重申谈判的唯一方案是重建“伊斯兰酋长国”而不是维持民主制度。

12. 美国提出了和平计划草案，呼吁各方讨论如何落实解决冲突的政治方案，包括阿富汗未来的指导原则和根据新宪法举行选举之前过渡和平政府的政治路线图。<sup>4</sup> 作为多哈谈判的补充，有关和谈定于 4 月 16 日在伊斯坦布尔举行(后推迟到 4 月 24 日至 5 月 4 日举行)。4 月 12 日，塔利班政治委员会表示，仍未就是否参加谈判作出最后决定。尽管如此，4 月 13 日土耳其、卡塔尔和联合国三方正式宣布召开阿富汗和平进程伊斯坦布尔会议。<sup>5</sup>

13. 4 月 14 日，美国总统拜登宣布，在 2001 年 9 月 11 日袭击 20 周年之际，所有美国和盟国军队将撤出阿富汗。前一天，在媒体报道即将撤军的消息后，塔利班通过推特表示，在所有外国军队撤出之前，不会参加任何旨在决定阿富汗未来的会议。截至本报告撰写之时，仍不清楚正式谈判何时恢复。

14. Haibatullah Akhundzada 在这一问题的立场不得而知，但据会员国报告，塔利班副手 Mullah Mohammad Yaqub Omari(未列名)和西拉杰丁·哈卡尼都反对和谈，主张采取军事手段。因此，塔利班的既定目标仍然是外国军队全部撤出，另行释放 7 000 名塔利班作战人员，取消联合国对塔利班人员的制裁，获取国际社会承认其为阿富汗合法政府。监测组第十一次报告的评估(见 S/2020/415，

<sup>4</sup> 美利坚合众国国务院，“《美利坚合众国与不被美国承认为国家的阿富汗伊斯兰酋长国(塔利班)推动阿富汗实现和平协定》”，2020 年 2 月 29 日，可查阅 <https://www.state.gov/wp-content/uploads/2020/02/Agreement-For-Bringing-Peace-to-Afghanistan-02.29.20.pdf>。

<sup>5</sup> 见秘书长记者通报，2021 年 4 月 13 日，可查阅 <https://www.un.org/sg/en/content/sg/note-correspondents/2021-04-13/note-correspondents-joint-statement-co-conveners-of-the-istanbul-conference-the-afghanistan-peace-process>。

第 31 段)认为, 2020 年塔利班将继续寻求军事优势, 以此作为砝码, 迫使阿富汗政府继续让步。2021 年, 塔利班似乎仍将采取这一战略。

## 二. 塔利班现状

### A. 塔利班领导

15.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 塔利班中央领导结构保持基本不变, 但最高领袖办公室有个显著变化, 即 2020 年 5 月任命 Mullah Mohammad Yaqub Omari 领导塔利班军事委员会。Mullah Yaqub 是第二号人物, 仅次于塔利班领导人 Haibatullah Akhundzada 的第一副手西拉杰丁·哈卡尼。Yaqub 是已故塔利班创始人穆罕默德·奥马尔·古兰姆·纳比毛拉(TAi.004)的儿子, 据报他有意成为该组织的领导人。

16. 塔利班领导委员会(奎达协商委员会)<sup>6</sup> 继续执行外交政策和军事战略, 为谈判创造有利条件, 并提升塔利班的国际形象。虽然有内部紧张或分裂的报道, 但委员会表面上保持团结形象。奎达协商委员会控制着阿富汗南部、西南部和西部 11 个省的塔利班事务。被称为白沙瓦协商委员会的另一派别控制着 19 个省。<sup>7</sup> 两个委员会在喀布尔省都有存在, 协同工作。两个委员会并交流作战人员, 以加强各自的军事行动。

17. 据报, 领导委员会日益关注塔利班战地指挥官的独立行动和权力。正如监测组在上次报告中所述, 政治领导人与 Sadr Ibrahim(未列名)和 Mullah Abdul Qayyum Zakir(未列名)等一些军事指挥官之间的紧张关系, 反映了持续的内部对抗、部族分裂以及在塔利班收入分配上的分歧(见 S/2020/415, 第 21 段)。

18. 2021 年 2 月, Akhundzada 下令全体塔利班省级官员, 隶属于所在省份以外指挥官的塔利班部队仅向其活动所在省份的影子省长报告。命令宣布禁止并不再承认团体派别。<sup>8</sup> 另外, 指挥官不得再寻求与在其他省份行动的部队建立联系, 也不得向其发出指示。

19. Sadr Ibrahim 和 Mullah Zakir 等军事指挥官有效建立起自己的部队, 通常在几个省份开展行动。这些部队在某些情况下起到了支持塔利班大规模行动的作用, 但也不时拒绝派部队参加可能造成重大伤亡的行动。由于 Sadr Ibrahim、Mullah Zakir 以及其他指挥官过于强大和独立, 领导层担心紧张关系会导致大权旁落, 特别是在阿富汗南部和西南部地区。从命令发布时间来看, 领导委员会意在确保指挥官站稳立场, 不要擅自在地方上作出停火决定, 也不要采取任何违反领导方针和意图的行动。

20. 塔利班领导层掩盖内部不同意见和紧张关系, 对外则始终保持团结一致的形象。出现争端的主要原因是部落竞争、资源分配、毒品收入以及对个别指挥

<sup>6</sup> 奎达协商委员会不是地理术语, 而是描述塔利班最高领导人的分析性概念。

<sup>7</sup> 白沙瓦协商委员会不是地理术语, 而是描述另一个塔利班高级领导人团体的分析性概念。

<sup>8</sup> Mahaz 字面直译为“阵线”, 用于表示军事编制, 如前塔利班分裂团体 Fidai Mahaz(牺牲阵线)。

官的自主权等产生的不满情绪。塔利班内部仍相当团结，但也需加大努力增强凝聚力。

21. 在新的作战季开始之前，塔利班如期更换了几位影子省长和军事指挥官。在 2020 年底对赫尔曼德省和坎大哈省发动攻势后，2021 年 1 月和 3 月陆续披露了为 2021 年作战季进行准备的几项新的任命。1 月，塔利班任命 Mullah Daoud Muzammil(未列名)为坎大哈省影子省长。<sup>9</sup> 赫尔曼德省前影子省长 Mullah Mohammadzai Baloch(未列名)出任扎布尔省影子省长，坎大哈省前影子省长 Mullah Hajji Yousaf Amin(未列名)被任命为赫尔曼德省影子省长。

22. 继 1 月领导层变动之后，3 月初阿富汗南部的影子政府和军事指挥官继续改组。据报，改组包括任命 Mullah Ibrahim(别名 Akhund Shahib)(未列名)为扎布尔影子省长，Mawlawi Talib(未列名)和 Mullah Mubarak(未列名)分别担任赫尔曼德省的影子省长和军事指挥官，Mullah Mehrullah Hamad (未列名)和 Mullah Zargavi(未列名)分别担任坎大哈省的影子省长和军事指挥官。在法拉、法里亚布、加兹尼、古尔、赫拉特、朱兹詹、迈丹瓦尔达克等省以及东部、东北部和东南部地区也作出了任命。

23. 2021 年 1 月 23 日，塔利班宣布阿卜杜勒·莫特梅恩(TAi.051)因长期患病死亡。莫特梅恩曾是塔利班最高委员会成员，并担任 Mullah Mohammed Omar 的发言人。

24. 据报，2021 年 2 月忠于 Haibatullah Akhundzada 的塔利班与 Mullah Niazi(未列名)领导的 Mullah Rasul 塔利班派别(又称阿富汗伊斯兰酋长国高级委员会)成员进行了谈判。经过谈判，至少三名 Rasul 派指挥官重新加入了塔利班的主流机构。据称，三人都是已故 Rasul 派指挥官 Mullah Nangalai 的亲属(见 S/2020/415，第 25 段)。当地对话者认为，这些叛变是内部分歧，加上评估未来前景后精心作出的重组决定导致的。<sup>10</sup>

## B. 2020 年作战季和 2021 年预期

25. 尽管抱有对减暴的期待，然而 2020 年暴力事件超过 25 000 起，比 2019 年增加 10%，成为联合国在阿富汗记录的暴力事件最多的一年。2020 年 9 月 12 日以来，随着阿富汗内部谈判在多哈启动，暴力水平急剧上升。通常春季或夏季的战斗更为激烈，冬季是战斗休眠期，然而 2020 年冬季的暴力频率反而更高。冬季前所未有的暴力状况延续至 2021 年，1 月 1 日至 3 月 31 日，全国记录安全事件 7 177 起，比 2020 年同期增加 61%。

<sup>9</sup> Sadr Ibrahim 领导军事委员会时，Muzammil 是其副手。

<sup>10</sup> Mullah Rasul 派别争夺最厉害的塔利班地区是赫拉特省的战略要地 Shindand 区。Shindand 区是赫拉特-坎大哈公路网(1 号公路)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阿富汗最大的空军基地之一，距离伊朗边境仅 75 英里。



26. 据估计，目前塔利班武装作战人员的兵力大约在 58 000 至 100 000 之间，人数因作战部署或后备待命而有所波动。虽然过去几年有大量人员伤亡，但塔利班的兵力依然强壮。

27. 在塔利班内部，哈卡尼网络仍然是备战状态最好的部队，由塔利班领导人 Haibatullah Akhundzada 的第一副手西拉杰丁·哈卡尼领导。<sup>11</sup> 哈卡尼网络虽已并入塔利班，但仍保持半自主地位，并继续直接向塔利班最高委员会报告。

28. 据报，哈卡尼网络拥有一批技能高超的核心成员，专门从事高难度袭击，并提供简易爆炸装置和火箭制造等技术。约有 3 000 至 10 000 名传统武装作战人员在霍斯特、帕克蒂卡和帕克蒂亚等省的所谓“P2K”地区活动。哈卡尼网络仍然是与区域内外国恐怖团体联系与合作的枢纽，也是塔利班和基地组织之间的主要联络渠道。

29. 会员国称，塔利班现在争夺或控制了大约 50%至 70%城市中心以外的阿富汗领土，还直接控制了 57%的区行政中心。2020 年，塔利班一度占领了 4 个区行政中心(坎大哈省的阿尔甘达卜、巴达赫尚省的达尔瓦齐巴拉、昆都士省的达什蒂阿尔奇、法利亚布省的科希斯坦)，阿富汗部队经过 1 天至 4 天的战斗分别夺回了这些区行政中心。塔利班去年占领了巴达赫尚省的 Yamgan 区，并在本报告撰写期间，仍然控制着该区。2021 年第一季度，塔利班占领了巴德吉斯省的 Murghab 区、法利亚布省的 Almar 区(政府予以否认)和卢格尔省的 Charkh 区。<sup>12</sup>

30. 2020 年 10 月 11 日，塔利班对赫尔曼德省省会拉什卡尔加发动了本报告所述期间规模最大的攻势。塔利班部队同时包围了附近的 Nahr-e Saraj 镇，切断了 601 号公路，有效隔离了拉什卡尔加，并阻止了来自附近坎大哈的支援。这次协同攻击迫使阿富汗部队进行战术撤退，各方担心该市将落入塔利班部队手中。美军认为袭击省会违反了《多哈协定》，因此空袭并重创围攻的塔利班，迫使塔利班撤离。<sup>13</sup>

31. 塔利班声称，2020 年 10 月对拉什卡尔加的袭击旨在夺回几个月前阿富汗部队占领的地区，<sup>14</sup> 但会员国评估称，这次袭击不过是塔利班一次试探性演习，是为了评估能在多大程度上违反《多哈协定》条款，美方才会作出反应。会员国报告说，塔利班因此受到激励，在保持更大行动自由的同时，在较长时间内持续发动袭击。塔利班在主要省会和区中心集结兵力，随时准备发动攻击，同时在技术上继续遵守《多哈协定》的条款和条件。

32. 在北部，塔利班已将部队转移到巴达赫尚、巴格兰、朱兹詹、昆都士和塔哈尔等省，目标是限制阿富汗部队的行动自由，建立公路交通和边境口岸控制权，为非

<sup>11</sup> 西拉杰丁·哈卡尼是米拉姆·沙阿·舒拉的领导人，这不是地理术语，而是描述最高委员会区域机构的分析性概念。据评估，他也是基地组织领导层成员，但未进入核心领导(Hattin Shura)。

<sup>12</sup> 政府称，塔利班占领了旧区行政中心，而不是搬迁后的中心。

<sup>13</sup> 10 月进行的空袭占 2020 年空袭总数的 17%。

<sup>14</sup> 半岛电视，“阿富汗南部战事又起，重大问题已有答案”，2020 年 10 月 19 日。

法毒品和矿产贸易提供便利。据评估，2001 年以来塔利班部队不断收紧对北部公路网的控制，并动用大批非法车辆作为检查站，收取税费并以政府雇员为目标。

33. 许多对话者认为，塔利班利用 2020 年作战季进一步加强了对几个省会城市的控制，并试图在外国部队在撤离过程中无法有效应对的情况下主导未来的军事行动。

34. 据评估，2020 年作战季塔利班和阿富汗部队均遭受大量伤亡。塔利班人员招募保持稳定，为新的春季攻势进行准备，而阿富汗部队的招募人数继续减少。截至 2021 年 2 月，阿富汗部队的兵力约为 308 000 人，远低于 352 000 人的目标兵力。

35. 多哈阿富汗和谈开始后，塔利班针对政府官员以及妇女、人权维护者和记者等实施了一系列暴力和杀戮。<sup>15</sup> 2020 年，联合国记录的各类安全事件显著增加，报告的暗杀事件从 2019 年的 780 起增加到 2020 年的 996 起，增幅为 28%。2020 年，暗杀目标从政府和安全人员扩大到民间社会活动家、卫生保健工作者、记者、法官、检察官、宗教学者、知识分子，以及如上所述阿富汗女性知名人士。多数暗杀事件无人声称负责，但监察组的对话者称，大约 85% 是塔利班所为。<sup>16</sup> 在许多情况下，受害者曾公开反对塔利班，或曾受到塔利班的威胁。

36. 2021 年第一季度，这一趋势仍在继续。一个会员国称，仅在喀布尔，1 月 25 日至 2 月 8 日就记录了 33 起重大事件，包括 3 起针对阿富汗安全和政府官员的未遂暗杀、16 起简易爆炸装置爆炸事件，2 月 2 日又发现一个 9 个遥控磁性简易爆炸装置的藏匿处，这些装置经常用于暗杀行动。据报，定点击杀增加主要是哈卡尼网络策划的结果，但据说也得到了 Mullah Yaqub 的支持。

37. 《多哈协定》签署以来，塔利班始终否认暗杀宗教学者事件，但许多被杀害的学者往往是塔利班的公开批评者，他们积极领导政府发起的宗教委员会，或者仅是和平谈判的公开支持者。阿富汗官员称，阿富汗国家安全委员会办公室 2019 年成立了乌里玛保护委员会，但 2020 年至少有 14 名乌里玛高级官员在定点击杀中丧生。

38. 塔利班的言论和塔利班春季积极备战的报告表明，无论是否宣布发动春季攻势，2021 年该组织都可能增加军事行动。塔利班虽然在 4 月否认召开白沙瓦协商委员会会议(一般在新的春季攻势前举行)，但表示在神圣的斋月期间组织圣战战果将更加显赫，塔利班会进行战斗。<sup>17</sup>

39. 塔利班很可能利用这一点对撤军进行袭击，进一步在宣传上压倒美国。在国际盟军的近距离空中支援下，阿富汗部队成功逆转了塔利班的多项战果，但同时付出了巨大的伤亡代价。盟军的空中支援给地面行动提供了大力支持；如果没有

<sup>15</sup> 联合国阿富汗援助团(联阿援助团)，“2018-2021 年阿富汗人权维护者、记者和媒体工作者遇害事件”，特别报告。见 [https://unama.unmissions.org/sites/default/files/unama\\_special\\_report\\_killing\\_of\\_human\\_rights\\_defenders\\_and\\_journalists\\_in\\_afghanistan\\_2018-2021\\_february\\_2021.pdf](https://unama.unmissions.org/sites/default/files/unama_special_report_killing_of_human_rights_defenders_and_journalists_in_afghanistan_2018-2021_february_2021.pdf)。

<sup>16</sup> 如上文引述的联阿援助团特别报告所述，暗杀最多的时期始于 2020 年 9 月 12 日，与在多哈启动的阿富汗内部谈判相呼应。

<sup>17</sup> 塔利班发言人扎比胡拉·穆贾希德对阿富汗报纸 Hasht-e-Subh 发表的言论，并很快在社交媒体上传播。见 <https://pajhwok.com/2021/04/14/taliban-reject-peshawar-meeting-confirm-ramadan-fighting/>。

盟军支援，阿富汗军队的战绩尚有待观察。阿富汗突击队等特殊部队承担了打击塔利班的主要责任，并始终保持着高昂士气。如果阿富汗国民军和阿富汗国家警察中纪律松懈的官兵出现崩溃或叛逃，这一责任将大大加重。阿富汗部队继续依赖外国的技术支持和财政援助。在塔利班和阿富汗政府达成最终和平协议之前，即将到来的国际军事撤离将减少空中行动，减少无人机，减弱雷达和监视能力，减少后勤支持和火炮，并中断训练，对阿富汗军队构成挑战。

### C. 塔利班和基地组织

40. 正如监测组在第十一次报告(S/2020/415, 第 32-44 段)中报告，塔利班和基地组织继续保持密切联系，没有迹象表明他们会分道扬镳。<sup>18</sup> 会员国报告说，这种关系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通婚和共同战斗使双方关系日益深化，并正通过第二代得到巩固。

41. 虽然《多哈协定》为切断塔利班和基地组织之间的长期关系带来些许期望，但《协定》的公开文本并没有说明期望的具体内容，《协定》附件仍然保密。

42. 根据会员国提供的信息，基地组织至少分布在阿富汗的 15 个省，主要是在东部、南部和东南部地区，由 Sheikh Mahmood(未列名)领导的基地组织 Jabhat-al-Nasr 派领导。<sup>19</sup> 塔利班已将该团体成员转移到更偏远地区，避免潜在的暴露和攻击。会员国称，基地组织与塔利班保持联系，但尽量减少与塔利班领导人的公开沟通，以“低调行事”，维护塔利班对《多哈协定》的外交立场。

43. 会员国报告说，基地组织领导层很多人员仍然驻扎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边境地区，基地组织印度次大陆分支加入了基地组织核心，并与之密切合作。

44. 评估认为，基地组织的近期战略是为基地组织核心领导层维持在阿富汗的传统庇护所。监测组注意到，一些评估表明，基地组织的长期核心战略是在再次策划针对国际目标的袭击之前，保持一段时间的战略耐心。<sup>20</sup> 这项战略尚未得到塔利班公开承诺禁止袭击的检验。

45. 据报，包括基地组织印度次大陆分支在内的基地组织人数在数十人至 500 人之间。基地组织的核心成员不是阿富汗人，而是主要由北非和中东的国民组成。如上所述，会员国认为目前基地组织和塔利班高级官员的正式沟通不多，但据一个会员国报告，塔利班和基地组织就和平进程相关问题定期进行沟通。据信，该组织领导人艾曼·穆罕默德·拉比·扎瓦希里(QDi.006)身处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边境地区的某个地方。此前关于他因病死亡报道未得到证实。一个会员国报告说，

<sup>18</sup> 塔利班在 2020 年 6 月 5 日和 6 日的答复中驳斥了该报告的调查结果。塔利班声称阿富汗没有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并指责会员国“提供虚假信息”并“盗用联合国的名义”。

<sup>19</sup> 据报，有基地组织成员的省份包括巴达赫尚、法里亚布、加兹尼、喀布尔、卡皮萨、库纳尔、昆都士、拉格曼、楠格哈尔、努里斯坦、潘杰希尔、帕尔万、塔哈尔、乌鲁兹甘和扎布尔。

<sup>20</sup> 美国和平研究所，“阿富汗研究小组的最后报告：阿富汗实现和平之路”，2021 年 2 月 3 日。可查阅 <https://www.usip.org/publications/2021/02/afghanistan-study-group-final-report-pathway-peace-afghanistan>。

他可能还活着，但身体虚弱，无法在宣传中露面。<sup>21</sup> 另一名埃及国民 Husam Abd Al-Rauf(别名 Abu Mohsin al-Masri)2020 年 10 月 20 日在加兹尼省 Andar 区被杀。据悉，Al-Rauf 是基地组织协商委员会成员，也是其主要资助者。

46. 基地组织印度次大陆分支在塔利班的庇护下在坎大哈、赫尔曼德(特别是巴拉姆查)和尼姆鲁兹等省开展行动。据报，该组织主要由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国民组成，也有来自孟加拉国、印度和缅甸的人员。基地组织印度次大陆分支现任领导人是 Osama Mahmood(未列名)，他接替了已故的 Asim Umar(未列名)。据报，基地组织印度次大陆分支是叛乱的一个“有机”或重要的组成部分，很难将它从塔利班盟友中剥离出来。几个会员国持这种观点，并注意到前基地组织印度次大陆分支领导人 Asim Umar 的妻子(见 S/2020/415，第 36 段)是 2020 年阿富汗政府根据根据《多哈协定》释放的 5 000 名塔利班囚犯之一。

47. 几名基地组织指挥官在塔利班控制区被杀，两个团体的密切关系可见一斑。继 al-Rauf 10 月死亡后，基地组织印度次大陆分支副手 Mohammad Hanif(别名 Abdullah)2020 年 11 月 10 日在法拉省 Bakwa 区被杀。一个会员国称，他一直在那里训练塔利班叛乱分子制造炸弹。两人似乎都得到塔利班的庇护和保护。2021 年 3 月 30 日，阿富汗部队在帕克蒂卡省 Gyan 区发动突袭，打死了基地组织印度次大陆分支著名指挥官 Dawlat Bek Tajiki(别名 Abu Mohammad al-Tajiki)和来自瓦济里斯坦的塔利班指挥官 Hazrat Ali。

48. 基地组织在阿富汗的存在也得到了该组织宣传和媒体部门的证实。基地组织的每周通讯“Thabat”报道了基地组织在阿富汗的行动，包括 2020 年以来基地组织在 18 个省份发动的袭击。<sup>22</sup>

49. 2020 年 5 月，基地组织印度次大陆分支发布开斋节音频信息，认为《多哈协定》是圣战神圣胜利和奖赏的范例。虽然为了助力塔利班实现目标，两个组织互相保持距离和谨慎姿态，但基地组织将受益于塔利班重新获得的声誉。阿富汗是否会再次成为有区域和国际攻击目标的极端分子的目的地，国际社会必须加以严密监测。

#### D. 塔利班的财政情况以及与犯罪活动的联系

50. 塔利班的主要资金来源仍是犯罪活动，包括贩毒和罂粟种植、敲诈勒索、绑架勒索、矿产开采以及塔利班控制或影响地区的税收。据会员国称，富人捐款和非政府慈善基金会网络等外部财政支持也是塔利班收入的重要来源。虽然无法精准确定，但塔利班的年收入估计在 3 亿美元至 16 亿美元之间。

<sup>21</sup> 2021 年 3 月 12 日发布的视频显示，扎瓦希里谈到了缅甸的罗辛亚穆斯林，但视频中的评论与其此前多次表达的观点一致，因此该视频的制作时间尚不清楚。

<sup>22</sup> FDD's Long War Journal, “分析：基地组织继续在阿富汗各地开展行动”，2021 年 4 月 8 日。可查阅 <https://www.longwarjournal.org/archives/2021/04/analysis-al-qaeda-continues-to-operate-throughout-afghanistan.php>。

51. 会员国报告说，Mullah Yaqub 自成为 Haibatullah Akhundzada 的第二副手以来，一直在寻求加强塔利班的财政独立性，手段之一是集中力量控制阿富汗未开发的矿产丰富地区。一个会员国估计，2020 年塔利班从采矿部门获利约 4.64 亿美元。

52. 阿富汗官员报告说，在所有矿区中，政府只控制了 16 个省的 281 个矿区。另有 12 个省的 148 个矿区由当地军阀控制，而据评估，塔利班对分布在 26 个省的其余 280 个矿区拥有控制权。塔利班从直接控制的采矿业中获得收入，据评估还从军阀控制的部分矿区获得进一步收入。目前不清楚每个非政府控制矿区内实际开采矿场的数量，也没有任何可靠的方法来衡量单个矿场的日开采量。

53. 阿富汗政府宣布改变政策，向在塔利班控制区经营的合法矿业公司发放合同(通过将现有采矿合法化来获得税收)。对此，阿富汗矿业和石油部报告称，塔利班控制矿区的开采量增加了 400%，以避免政策改变带来的任何潜在收入损失。<sup>23</sup>

54. 关于非法矿物开采和与塔利班的联系的过往资料载于监测组第四次报告(见 S/2014/402，第 51-55 段)、特别报告(见 S/2015/79，第 22-30 段)、第六次报告(见 S/2015/648，第 42-47 段)、第十次报告(见 S/2019/481，第 28-34 段)和第十一次报告(见 S/2020/415，第 55-56 段)。

55. 监测组没有关于 2020 年 4 月至 2021 年 4 月报告所述期间阿富汗罂粟作物产量和趋势的权威资料。尽管没有最新信息，但会员国一直报告说，罂粟作物仍然是塔利班最主要的收入来源，2020 年该作物的收入总额估计约为 4.6 亿美元。

56. 当前 COVID-19 疫情似乎没有对贸易路线造成实质性影响，所谓的巴尔干和南方路线仍然是阿富汗阿片剂的主要贩运渠道。<sup>24</sup> 这些路线的高加索支线似乎仍然是阿片剂进入欧洲市场的可能过境通道。据报告，2020 年阿塞拜疆缉获的阿富汗海洛因增至 2 240 公斤，2019 年为 802 公斤。同时，阿富汗邻国缉获甲基苯丙胺的模式和来源表明，疫情期间阿富汗的毒品生产保持稳定。<sup>25</sup>

57. 2020 年头 9 个月，阿富汗内政部禁毒警察局开展了 2 072 次行动，与 2019 年同期的 2 804 次相比有所减少。通过这些行动逮捕了 2 400 多名嫌疑人，缴获了约 195 吨毒品，与 2019 年同期相比减少 50% 以上。缉获的大多是大麻类毒品。这些行动捣毁了 12 个毒品加工点。

58. 数据显示，总体而言，与前几年相比，2020 年阿富汗执法机构缉获的非法麻醉品总量有所下降。阿富汗当局认为，至少部分原因是塔利班逐渐扩大了在该国控制的地盘，特别是在货物转运的关键边境省份。

<sup>23</sup> 根据矿区每天开出的满载大理石卡车的数量得出的估计数。简单举例来说，一个矿区通常的日开采量为 25 辆满载卡车，增加到了每天超过 100 辆。

<sup>24</sup> 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毒品监测平台摘要：COVID-19 对源自阿富汗的阿片剂和甲基苯丙胺贩运造成的可能影响”，可查阅 [https://www.unodc.org/documents/data-and-analysis/covid/DMP\\_Brief\\_short.pdf](https://www.unodc.org/documents/data-and-analysis/covid/DMP_Brief_short.pdf)。

<sup>25</sup> 同上。

59. 塔利班加紧采取过去的做法，不断扩大地盘，从道路建设、电信和道路运输等多种公共基础设施服务中榨取钱财。据估计，塔利班每天从波勒霍姆里和马扎里沙里夫之间的非法车辆检查站收取相当可观的税款。塔利班控制交通要道，既获取巨额收入，又严重限制阿富汗军队的行动自由。随着塔利班扩大对地盘和道路交通的控制，这个问题将益发严重。

60. 塔利班对基础设施服务进行敲诈勒索，并绑架、杀害基础设施公司的工作人员和管理人员。袭击实体基础设施，如炸毁移动通信电线杆和电塔，似乎是塔利班有组织、有计划行动的一部分，目的在于破坏战略要地的政府公用事业，阻止私营公司与民选官员合作，并在总体上恐吓民众和该组织的潜在反对者。

### 三. 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在阿富汗的情况

61. 2020 年，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霍拉桑(伊黎伊斯兰国-霍拉桑)在库纳尔省和楠格哈尔省的地盘、领导权、人力和财力受到损失，但仍对该国乃至该地区构成威胁。伊黎伊斯兰国-霍拉桑设法保存势力，重建队伍，重点招募和培训反对和平进程的塔利班成员。<sup>26</sup>

62. 伊黎伊斯兰国-霍拉桑丧失地盘后，其招募人员和筹集资金的能力受到影响。评估认为，该组织在库纳尔省和楠格哈尔省的小片地区保留了约 1 500 至 2 200 名作战人员的核心部队，<sup>27</sup> 但不得不作为小分队和小团体进行部署，分布在阿富汗全国各地。这些小分队和小团体意识形态相同，但自主行动。库纳尔境内的核心部队主要由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人组成，巴达赫尚、昆都士和萨尔普勒境内的小分队主要由当地塔吉克人和乌兹别克人组成。阿富汗安全机构最近报告，巴尔赫省马扎里沙里夫周边一个 450 人的伊黎伊斯兰国-霍拉桑小分队被捣毁，显示该组织在阿富汗北部的力量可能比之前估计的更加强大。

63.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境内的伊黎伊斯兰国核心领导，以实现“大哈里发国”计划为目标，把阿富汗领土作为向中亚和南亚扩张势力的基地，并着眼于美国撤军之后，积极开动社交媒体机器。在美国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决定从阿富汗全部撤军之后，伊黎伊斯兰国-霍拉桑战略的成败将取决于塔利班对待过渡期的方式及其在多大程度上寻求阿富汗内部和平。

64. 在区域层面，伊黎伊斯兰国-霍拉桑的战略由 Al-Sadiq 办事处负责协调，该办事处覆盖中亚和南亚的“霍拉桑”地区(包括阿富汗、孟加拉国、印度、马尔代夫、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和中亚各共和国)。<sup>28</sup> 伊黎伊斯兰国-霍拉桑与伊黎伊斯兰国核心机构联系较少，但保持沟通，据信核心机构实际上已不向霍拉桑分支提供资金支持。

<sup>26</sup> 一个会员国指出，如果成功，伊黎伊斯兰国-霍拉桑有可能大幅扩增，甚至超过 2018 年之前的数量。

<sup>27</sup> 具体在库纳尔省的 Manogay 区和楠格哈尔省的 Achin 区。

<sup>28</sup> Al-Sadiq 办事处负责中亚和南亚，但不负责东南亚。

65. 如监测组第二十七次报告(S/2021/68, 第 60 段)所述, 伊黎伊斯兰国-霍拉桑目前由 Shahab al-Muhajir(别名 Sanaullah)领导。在阿富汗特种部队抓获伊黎伊斯兰国-霍拉桑时任头目 Aslam Farooqi(别名 Abdullah Orokzai)(未列名)、其前任 Zia ul-Haq(别名 Abu Omar Khorasani)(未列名)和其他高级成员之后, 伊黎伊斯兰国核心机构于 2020 年 6 月发布公报对 Al-Muhajir 作出任命。al-Muhajir 在被任命为埃米尔之前, 曾是伊黎伊斯兰国-霍拉桑在喀布尔和其他城市地区重大袭击事件的主要策划者。

66. 一个会员国报告, Abu Omar Khorasani 既是伊黎伊斯兰国-霍拉桑的领导人, 也是 Al-Sadiq 办事处的负责人。报告表示, 现在这两个职位已经分开: 根据任命, al-Muhajir 仅领导伊黎伊斯兰国-霍拉桑, 而 Sheikh Tamim(未列名)接管了 Al-Sadiq 办事处。据报告, Tamim 与 al-Muhajir 关系良好, 两人之间或各自的任务之间没有明显冲突。由 Al-Sadiq 办事处协调这一区域结构在世界其他地方得以复制推广, 伊黎伊斯兰国建立省局并强化“中心辐射”法, 解决核心机构无力维持先前的指挥与控制水平的问题。与此类似的是 Al-Karrar 办事处, 它与伊黎伊斯兰国-索马里同处一地, 负责协调该组织在东非和中非的活动。

67. 一个会员国表示, al-Muhajir 以前可能担任过哈卡尼网络的中层指挥官。该国评估说, 他继续与哈卡尼网络保持合作, 提供“关键的专业知识和准入[以攻击]网络”(见 S/2021/68, 第 61 段)。迄今为止, 监测组对此尚无法证实, 但一些会员国报告说, 具有相关技能的作战人员可能会出于某个团体的需要和支付报酬的能力等原因在阿富汗境内的恐怖团体之间流动。

68. 一些会员国报告说, 伊黎伊斯兰国-霍拉桑与哈卡尼网络在战术或指挥层面进行合作, 但另一些会员国强烈否认这种说法。两个组织之间的关系基于私人交情, 并因作战人员在恐怖组织之间的流动而得到加强。两个组织均有默契认为会从某些联合行动中受益, 因此可能批准人员流动。联合行动会恶化安全局势, 削弱公众对政府的信心, 这显然对伊黎伊斯兰国-霍拉桑和哈卡尼网络都有利。一个会员国提出, 塔利班会否认某些袭击, 而伊黎伊斯兰国-霍拉桑却声称对这些袭击负责, 在这种情况下, 无法判断有关袭击是哈卡尼网络独家策划, 还是与伊黎伊斯兰国-霍拉桑成员合作进行。

69. 伊黎伊斯兰国-霍拉桑声称对多起袭击负责, 而塔利班予以否认, 其中包括: 2020 年 5 月 12 日对喀布尔的无国界医生组织产科病房的袭击; 2020 年 8 月 2 日对贾拉拉巴德监狱的袭击; 2020 年 11 月 2 日对喀布尔大学的复合式袭击; 2020 年 11 月 21 日针对喀布尔市戒备森严的绿区和总统府的火箭弹袭击; 2020 年 12 月 12 日针对哈密德·卡尔扎伊国际机场的火箭弹袭击; 2020 年 4 月 9 日和 12 月 19 日对巴格拉姆机场的火箭弹袭击。<sup>29</sup>

<sup>29</sup> 尽管伊黎伊斯兰国-霍拉桑没有声称对袭击负责, 但 2020 年 10 月 27 日, 霍斯特省的美国基地查普曼营地也遭到了袭击, 袭击带有强烈的哈卡尼网络特征。见《外交政策》, “为使美国加速撤离, 阿富汗又一基地遭袭但被掩盖”, 2012 年 1 月 13 日。可查阅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1/01/13/u-s-afghanistan-camp-attack-hit-silence/>。

70. 在 2021 年的头四个月中，联合国阿富汗援助团(联阿援助团)记录了 77 起伊黎伊斯兰国-霍拉桑声称负责和(或)归因于该组织的袭击事件。<sup>30</sup> 与 2020 年同期相比有所增加，当时声称负责和(或)归因于该组织的袭击要少得多，只有 21 起。2021 年第一季度伊黎伊斯兰国-霍拉桑发动的袭击大幅增加，同期塔利班的袭击也相应大幅增加。但是，总体而言，伊黎伊斯兰国-霍拉桑袭击的数量每年持续减少。2019 年 4 月至 2020 年 3 月期间记录了 572 起袭击事件，而 2020 年至 2021 年同期仅记录 115 起，降幅约为 80%。

71. 会员国评估说，截至目前，有“小股”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抵达阿富汗，而不是此前预期的 2017 年至 2019 年期间瓦解的伊黎伊斯兰国“哈里发国”人员的大量涌入。因此，具有极端主义意识形态的个人或团体，或者那些不愿意被塔利班控制的个人或团体，仍有可能被伊黎伊斯兰国-霍拉桑招募。即使出现塔利班压制外国极端分子这种较为积极的情况，阿富汗实现稳定也需时日，这就为恐怖分子提供了可乘之机，国际社会应继续予以监测。

#### 四. 阿富汗境内的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

72. 长期以来，塔利班始终否认阿富汗存在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但来自多个国家的好战团体的作战人员继续在阿富汗活动，而且据会员国报告，其中大多数人至少受到塔利班的容忍或保护。监测组估计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保持在大约 8 000 至 10 000 人，主要来自中亚、俄罗斯联邦北高加索地区、巴基斯坦和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等地。他们大多与塔利班有关联，但也有不少支持基地组织。还有一些同情伊黎伊斯兰国或与其结盟。

73. 监测组从对话者那里了解到一些塔利班的文件，这些文件涉及对塔利班控制下的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采取的不同做法。第一份是 2020 年 9 月发布的一项法令，内载关于塔利班保护下外国作战人员的简要指南。法令授权塔利班情报委员会成立一个部门，专门负责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的总体监督、培训和生活福利。法令规定，情报委员会将对外国作战者进行普查，记录他们的个人资料和组织关系，并发放带照片的身份证。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不得参与绑架和敲诈勒索，不得擅自旅行或招募，不得与敌人交往，只能悬挂塔利班旗帜。根据这份文件，外国人必须居住在塔利班指定的地区，必须宣誓效忠伊斯兰酋长国。

74. 另一份文件是 2021 年 2 月中旬开始在社交媒体上流传的一页长的普什图语指示，是塔利班军事委员会对所有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发出的禁令。这份带有伊斯兰酋长国信头的文件，指示所有塔利班成员不得将外国人带入队伍，也不得为其提供住所。违反者将被解职，所在武装团体将被解散。

75. 这份文件在社交媒体出现时，国际社会对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基地组织和塔利班之间持续联系的关注日益加强，对塔利班切断这种联系施加了更大压力。

<sup>30</sup> 联阿援助团，“2018-2021 年阿富汗境内杀人权维护者、记者和媒体工作者的情况”，特别报告，可查阅 [https://unama.unmissions.org/sites/default/files/unama\\_special\\_report\\_killing\\_of\\_human\\_rights\\_defenders\\_and\\_journalists\\_in\\_afghanistan\\_2018-2021\\_february\\_2021.pdf](https://unama.unmissions.org/sites/default/files/unama_special_report_killing_of_human_rights_defenders_and_journalists_in_afghanistan_2018-2021_february_2021.pdf)。



这份塔利班军事委员会的内部文件异乎寻常，文件日期以公历格式和罗马字母文字显示。鉴于这份文件也在社交媒体上流传，监测组的许多对话者认为，该指示仅用于对外宣传，目的是让外界觉得塔利班正在遵守《多哈协定》规定的条件。

76. 会员国和其他对话者提供的信息证实 9 月的第一份文件真实可信，但他们同时认为，塔利班对待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的方式并不一致。对于涉嫌倾向于伊黎伊斯兰国和巴基斯坦塔利班运动(QDe.132)的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执法力度更大。<sup>31</sup> 据报道，由于塔利班试图限制巴基斯坦塔利班运动的行动，双方时有冲突发生，有的甚至造成伤亡。

77. 巴基斯坦塔利班运动和塔利班之间的互不信任日益加深，但双方关系基本得以维持。2019 年 12 月至 2020 年 8 月，巴基斯坦塔利班运动和一些分裂出来的小派别在阿富汗实现了统一，其中包括 Shehryar Mehsud 团体、自由人党(QDe.152)、Hizb-ul-Ahrar、Amjad Farooqi 团体和 Usman Saifullah 团体(原称羌城军)。据报告，基地组织参与推动了巴基斯坦塔利班运动与这些派别的融合。<sup>32</sup>

78. 这些小派别重返巴基斯坦塔利班运动使该运动的力量得到壮大，会员国目前的估计是巴基斯坦塔利班运动有 2 500 名至 6 000 名武装作战人员；一个会员国评估认为，人数较多的 6 000 名更加准确。2018 年 6 月以来，巴基斯坦塔利班运动由努尔·瓦利·迈赫苏德(QDi.427)领导。<sup>33</sup> 迈赫苏德的副手是 Qari Amjad(未列名)。巴基斯坦塔利班运动具有鲜明的反巴基斯坦目标，但也支持阿富汗境内的阿富汗塔利班与阿富汗军队进行军事对抗。巴基斯坦塔利班运动传统上盘踞于巴基斯坦边境附近的楠格哈尔省东部各区。

79. 2021 年 1 月 28 日，伊斯兰军的创始人和领导人 Mangal Bagh(未列名)被简易爆炸装置炸死，据称该装置安放在楠格哈尔省 Naziyan 区他家门口。<sup>34</sup> Bagh 的两名保镖一同遇害。当地对话者将此次袭击事件归咎于 Bagh 的前副手 Fazil Amin。Bagh 和 Amin 意见不合，导致后者加入塔利班。与伊斯兰军关系密切的巴基斯坦塔利班运动对 Bagh 遇害表示哀悼，并敦促伊斯兰军的新领导人 Zala Khan Afridi(未列名)与其联合。

80. 据多个会员国称，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QDe.088)有数百名成员，主要盘踞在阿富汗巴达赫尚省及周边省份。许多会员国将该组织认定为“突厥斯坦伊斯兰党”，这是一个被广泛接受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的别名。该团体也自称是

<sup>31</sup> 关于塔利班加强对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和实体控制的报道以前就有。2015 年，伊黎伊斯兰国在阿富汗出现，随后许多曾与塔利班结盟的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宣誓效忠列名为易卜拉欣·阿瓦德·易卜拉欣·阿里·巴德里·萨马赖(QDi.299)的阿布·贝克尔·巴格达迪，因此试图将更多的外国人并入塔利班队伍并加强对其活动的控制。

<sup>32</sup> 回应监测组的第二十七次报告(S/2021/68)，巴基斯坦塔利班运动于 2021 年 2 月 8 日发表声明，否认与基地组织合作。

<sup>33</sup> 努尔·瓦利·迈赫苏德于 2020 年 7 月 16 日列入 1267 制裁名单，编号为 QDi.427。

<sup>34</sup> Bagh 未列入联合国制裁名单，但美利坚合众国悬赏 300 万美元对他进行通缉。见正义的奖赏，“悬赏：Mangal Bagh 归案线索”，可查阅 [https://rewardsforjustice.net/english/mangal\\_bagh.html](https://rewardsforjustice.net/english/mangal_bagh.html)。

突厥斯坦伊斯兰党(2020年12月2日,该团体的叙利亚分支发表声明,将“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明确表述为“突厥斯坦伊斯兰党”)。阿卜杜勒·哈克(QDi.268)担任该团体领导人已有二十多年之久。许多会员国评估认为,该团体寻求在中国新疆建立维吾尔国,并为此协助作战人员从阿富汗向中国流动。另一个会员国报告说,该团体还建立通道,将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大批作战人员运往阿富汗,以加强其战斗力。一些会员国称,该团体仍然活跃在阿富汗。一个会员国称,该团体参与了2020年7月对巴达赫尚省 Kuran wa Munjan 区的围攻,与阿富汗安全部队发生武装对抗。据报告,该团体与基地组织、伊黎伊斯兰国-霍拉桑、真主辅士团以及统一和圣战组织保持关系。会员国还报告说,该团体副指挥官 Haji Furqan(未列名)领导多达1000名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其中大约400人是在巴达赫尚省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突厥斯坦伊斯兰党成员。一个会员国报告说,Furqan也是基地组织的副指挥官,负责招募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2020年下半年,Furqan向巴达赫尚省西部和北部以及邻近省份派遣“作战队”,以寻找安全藏身之处。一些会员国指出,该团体组织恐怖分子进行训练,在社交媒体上保持活跃状态,并定期发布宣传恐怖袭击的音频和视频信息。该团体采用敲诈勒索和绑架勒索等手段筹集资金。

81. 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QDe.010)的成员达700人,其中包括作战人员的家属和大约70名脱离伊黎伊斯兰国-霍拉桑后加入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的中亚人。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领导人 Abdulaziz Yuldash 于2020年11月在法里亚布省 Ghormach 区被杀。他的遇害细节尚不清楚,但据当地对话者报告,Yuldash 的儿子在同次袭击中受伤。一个会员国报告说,前领导人的弟弟 Jafar Aka Uldash 继承该组织的领导职位。据会员国称,该团体目前分布在法里亚布、萨尔普勒和朱兹詹三省,据评估他们依靠当地塔利班提供资金和武器。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与相关团体伊斯兰圣战组织(QDe.119)和真主军,几乎完全被塔利班压制和控制,因此一个会员国称这些组织为“以前的相关恐怖团体”。会员国评估认为,这些团体受塔利班紧密指挥和控制,未来自主行动的可能性不大。

82. 其他具有中亚背景的团体也出现在阿富汗北部,但人数较少。如上所述,伊玛目布哈里战斗营(QDe.158)大约有25至150名作战人员,多数在巴德吉斯省。据一个会员国报告,伊玛目布哈里战斗营在对乌兹别克斯坦进行威胁之后,已从法里亚布省迁往巴德吉斯省。伊斯兰圣战组织大约有100名作战人员,在塔利班庇护和控制下在阿富汗北部的法里亚布省和昆都士省活动。据报告,根据对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的新禁令,塔利班禁止这些团体独立开展行动,导致他们的收入减少。11月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领导人 Abdulaziz Yuldash 遇害,使这些团体的处境更加复杂。

83. 阿富汗局势,包括阿富汗内部和平进程的演变,有可能影响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在该国的性质、存在和活动。对塔利班施压、要求其对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采取行动的做法并未奏效。面对确凿证据,塔利班否认存在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和基地组织作战人员,可能阻碍国际社会就这个问题与塔利班进行有意义的讨论。目前尚不清楚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是继续留在塔利班结构内,接受使

其不能对母国采取行动的限制，还是离开所谓的“塔利班宾馆”，寻求重振元气大伤的伊黎伊斯兰国-霍拉桑。

## 五. 制裁执行情况

### A. 旅行禁令

84. 安全理事会第 1988(2011)号决议所设委员会于 2021 年 3 月 23 日决定将第 2255(2015)号决议第 1(b)段对 14 个列名塔利班成员实施的旅行禁令的豁免延长 90 天，从 2021 年 3 月 27 日起，至 2021 年 6 月 24 日结束。这项豁免适用于为和平谈判目的前往不确定目的地的旅行。

### B. 资产冻结

85. 阿富汗中央银行在 2021 年 1 月实施了一项银行监管规定，要求货币服务企业作为法人实体在中央银行注册并获得许可。如监测组以往报告(见 S/2020/415，第 94-95 段)所述，阿富汗许多货币服务提供商是一人实体。有人担心，这类实体更容易进行洗钱和实施金融犯罪。货币服务业务部门公司化举措在 2021 年 2 月遭到抗议，哈瓦拉经纪人举行罢工，呼吁公司执照应自愿获取。尽管面对政治压力和一些媒体的负面报道，阿富汗中央银行仍然坚持既有决定，不再为未作为公司实体注册的货币兑换企业续发执照。中央银行正在推行使货币服务部门遵守新规定的激励举措，启动了一项组织哈瓦拉经纪人进行公司注册培训的计划，并向其他区推广。

86. 阿富汗金融交易和报告分析中心报告称，2020 年有 86 个银行账户因洗钱、资助恐怖主义行为和实施恐怖主义等罪行而被冻结。阿富汗官员报告说，冻结行动不涉及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和基地组织制裁名单或依照第 1988(2011)号决议设立的制裁名单所列任何个人或实体。阿富汗检察长办公室报告称，2020 年有 78 个案件，因资助恐怖主义行为而定罪。

### C. 武器禁运

87.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有两个令人关切的事态发展：一是联阿援助团报告说，塔利班正在使用商用无人机进行侦察和攻击活动；二是使用磁性简易爆炸装置和自杀车辆装载简易爆炸装置的情况大幅增加。

88. 2020 年，塔利班对阿富汗部队人员和静态目标进行了 12 次有记录的无人机袭击，其中 8 起发生在中部地区，其他袭击发生在北部、东北部和东南部地区。2021 年第一季度已经发生 5 起此类袭击事件，集中在北部地区。<sup>35</sup> 袭击事件涉及商用无人机装载爆炸装置(手榴弹或迫击炮弹)。监测组在提交 1267 委员会的第二十次报告(S/2017/573，第 96-98 段以及随后的报告)中，强调了伊黎伊斯兰国在

<sup>35</sup> 联阿援助团报告说，昆都士省发生了两起袭击事件，巴尔赫省发生了两起袭击事件，萨尔普勒省发生了一起袭击事件。

伊拉克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境内使用无人机的情况，并建议会员国在向伊黎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附属团体活动的冲突地区出口此类装置时加强尽职调查。

89. 2020 年，磁性简易爆炸装置的使用显著增加，计有 214 起事件。2021 年第一季度发生了 102 起事件。在使用自杀车辆装载简易爆炸装置袭击中也出现类似趋势。2020 年记录了 57 起自杀车辆装载简易爆炸装置事件。2021 年第一季度记录了 25 起事件。2021 年初，磁性简易爆炸装置和自杀车辆装载简易爆炸装置的使用频率几乎翻了一番。这可能预示了今年余下时间内可能发生的情况。

## 六. 监测组的工作

### A. 证据基础

90.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因受疫情影响，监测组无法访问阿富汗，但与喀布尔的阿富汗高级官员举行了多次视频会议，2021 年 3 月和 4 月又进行了一系列密集接触。监测组还与阿富汗常驻纽约联合国代表团定期互动，并收到许多其他会员国就与安全理事会第 1988(2011)号决议所设委员会有关的问题提供的资料。

### B. 与会员国、区域组织、其他联合国机构和非官方对话者的合作

91. 监测组采用以下方式编写本报告收集有关阿富汗局势的资料：与会员国情报、安全部门和外交部进行磋商；与阿富汗和国际智库和其他非官方专家就塔利班和更广泛的阿富汗问题进行接触；与常驻纽约或访问纽约的对话者交流。监测组继续与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和中亚区域信息和协调中心等国际和区域组织接触，以补充其与阿富汗政府就禁毒事项开展的工作。监测组继续与联阿援助团保持密切频繁的接触，联阿援助团仍然是监测组处理第 1988(2011)号决议规定的制裁相关事项的关键推动者，包括在监测组访问阿富汗期间进行互利的信息交流。监测组继续赞赏与联阿援助团及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的出色合作。监测组并继续与国际刑事警察组织(国际刑警组织)驻喀布尔的国家中心局以及更广泛的国际刑警组织保持联络。

### C. 促进公开辩论

92. 监测组欢迎对本报告中的分析和建议提出反馈意见，并以电子邮件形式发送(1988mt@un.org)。